

“耳朵认字”引发的气功热

全国“耳朵认字”热潮

唐雨事件见报后，立刻引起巨大反响，不仅各省地方报纸纷纷转载这一消息，连《美国之音》也就此事进行了广播，香港《大公报》、《明报》也在头版显著位置作了报道。

此外，这件“科学奇案”还同时引发连锁反应，在全国掀起了一场“耳朵认字”的热潮：1979年4月6日，《安徽科技报》报道了一位12岁女中学生胡联用耳朵认字的消息；1979年4月13日，《北京科技报》报道北京一名8岁小孩子姜燕用耳朵认字和辨别图形；1979年4月20日，《河北科技报》报道称河北沧县一名15岁女学生瑞华用耳朵辨认文字和图片；1979年4月，《光明日报》记者著文报道北京一名11岁的女学生王斌能用耳朵和腋下部位认字，而且她的姐姐王强也有类似功能……

人们就像追逐外星人一样狂热地追逐着这些具有特异功能的少年。在1980年的《自然杂志》第4期上，唐雨和其他具有“特异功能”的14位青少年成为封面人物，他们还参加了《自然杂志》主持召开的讨论会，进行现场表演并接受了测试。

此外，时任四川省委的相关领导也介入到这桩“科学奇案”中。《四川日报》在进行上述报道时，还同时刊发了时任四川省委书记杨超观看唐雨用耳认字的照片。1979年3月9日，四川省科委将12岁的男童唐雨接到成都，第二天，时任四川省科委主任韩正夫还正式接见了唐雨。

一份调查报告

就在“耳朵认字”热席卷大江南北的同时，质疑与调查也在同时展开。唐雨事件见报后几天，四川医学院曾派出调查组前往大石县调查，对唐雨进行测试。

1979年3月13-20日，经过一个星期的调查和观察，四川医学院发布了一份关于测试唐雨“耳朵识字”的《四川医学院调查报告》。报告得出了完全否定的结论，认为唐雨的耳朵并不能识字，所谓的“耳朵认字”，不过是唐雨通过采用魔术师般弄虚作假的手法而达到的。

四川医学院的调查报告发出后，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看到这期简报后立即作了批示：“所有表演过这出丑戏的小孩都没有罪。地县委居然轻信，党报居然发表，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声中，居然出现这样荒谬绝伦的笑话，并由此推想各条战线上必然存在的能同这样笑话相比美的事情，我们该要这么警惕啊！该要这么努力联系实际解决一些问题啊！”

同年11月8日，胡耀邦又就《北京两个小学生能用耳朵手心和腋下认字》的报告，作出如下批示：“宣传这类事情对四化没有一点用处、好处。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宣传这类事只能增加人们的迷信和思想混乱。”

此外，《人民日报》也发表《从“以鼻嗅文”到“以耳识字”》一文，指出“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更不能猎奇”。叶圣陶先生的《关于耳朵听字的新闻报道》也在《人民日报》发表，对“用耳识字”这种“荒唐的新闻”进行了批评。

波澜再起

胡耀邦的批示下发后，《四川日报》编辑部于当年5月28日就此事向四川省委宣传部写了自我批评书，四川省委宣传部也于6月5日向中央宣传部提交了自我批评报告。然而，事情并没有就此平息。

1979年6月18日，香港的李学联在《明报》上发表了署名《以耳识字，未必荒谬》的文章，文章指责“中国官方处理的态度，

反映出某些领导人的科学知识恐怕还不够现代化，也不够科学化”。这篇文章很快被大陆的新闻媒体转载，一时间支持唐雨“耳朵认字”的声音又热闹起来。

1979年9月，四川省大足县联合考察组发布了一份与四川医学院持反对意见的报告，报告指出：“最近，我们组成联合考察组，对唐雨的耳朵是否具有辨色认字的功能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次考察。在铁的事实面前，大家心悦诚服，一致认为：唐雨的耳朵确实能辨色认字，并非危言耸听，某些人毫无道理的指责谩骂，未免武断专横。”

该报告还提到，唐雨自从1979年3月26日便突然患了急性肠炎，此后，字的笔划、颜色在他的头脑里变得模糊不清，无法辨认。病愈后，唐雨耳朵的异常功能有所好转，但有反复。直到8月中旬，唐雨的父亲唐克明发现唐雨的耳朵能辨认笔划粗大的字后，便再一次向公社和县科委反映了情况，大足县联合考察组因此对他进行了周密的考察。1979年11月12日，唐雨的哥哥唐可飞写信给中科院，指出“凄冷的唐雨，12岁的孩童，受着不白之冤”。此外，唐雨也在公开刊物上阐明自己不会魔术：“我希望那些批评我的人，都亲自考考我吧，看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

甚至连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都公开支持此类特异功能，他于1982年5月5日写信给中宣部副部长郁文说：“我也向您表白我的判断，我并以党性保证：人体特异功能是真的，不是假的；有作假的，有骗人的，但那不是人体特异功能。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中医理论是密切相关的。”

也正是因为钱学森等大科学家的公开支持与提倡，使得这场由唐雨“耳朵识字”引发的“特异功能”热愈演愈烈，并最终助长了1980年代中国声势浩大的气功热潮。 据《民生周刊》



1980年的《自然杂志》第4期

1979年3月11日，《四川日报》用大字标题发表了这样一篇报道，原文写道：“大足县最近发现一个能用耳朵辨识字、鉴别颜色的儿童。经反复考查，确有其事。儿童唐雨，现年12岁，小学五年级学生，家住大足县团结公社建立大队……《四川日报》记者闻讯，前往现场，进一步对此事进行了考查，先后用几种笔和不同的颜色写了‘中国’、‘四川省’、‘安定团结’等字条，有的叠成若干层，有的揉成小团，交给唐雨用耳朵辨认。每张字条，唐雨只用了几分钟就辨认出来了。连用什么颜色什么笔写的都能辨别。”

张香玉：“玉皇大帝的女儿”

张香玉，一个普通的话剧演员，在铺天盖地的气功热中，成了“玉皇大帝的女儿”。自称经“先师”指点，自己掌握了一种“功”：能够透视人体，看穿地球，与万物对话，甚至能与死人来往。

1993年底，在北京妙峰山张香玉授自然中心功培训班上，每个学员头上都盖一口锅。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信息锅，据说，该锅可以用来接受宇宙的大气场，达成天人感应。

此功叫“自然中心功”。全国有16万人拜倒在她所创立的“大自然中心功”之下。许多病人宁肯信张的功力，而不愿去医院吃药打针。仅北京就有数百名练功的人走火入魔，练功后精神失常，有的去卧轨，去撞墙，有的甚至拿凶器杀人，张香玉在北京6天授功收入竟达42万余元，造成数人死亡。她在1992年被捕，判7年，后不明。

严新：自称阻止过原子弹

1987年5月6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发生了火灾，“气功大师”严新收到了一份紧急邀请：“你对气功灭火很有研究，能否给予支持？沈阳军区司令部办公室。”于是，严新把自己封闭在火灾现场2000公里外的一个小洋楼上，开始发功，随后抛出一句预测：三天后，火势开始缓解。几天后，在消防官兵的奋力扑救下，大兴安岭的大火全部被扑灭。“大师”似乎真的发挥了作用。

严新还表示，他发功可以拦截原子弹，这些说法让一批国防专家兴奋异常。此后，清华大学请严新在生物系、化学系等地搞所谓气功改变分子结构的实验。1987年2月，清华大学化学系宣布，严新远距离发功使生物实验室里的化学样品发生变化。

1987年8月，清华大学把与严新作实验的6篇论文提交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

那些年的气功大师们

中国特异功能始于1978年《四川日报》报道唐雨耳朵识字，后来钱学森认定“新时代有新科学，生命科学奇妙无穷”（大意）。从此，气功大师纷纷出山，中国掀起全民气功热。数以十万计的人练过自发五禽戏、鹤翔桩，后来是香功。短短几年，气功迷达到6000余万人，气功报刊几十家，各种气功学术著作、气功医疗院处处开花。到1994年，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科学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点名要破除伪科学，气功才在讨伐下渐渐“偃旗息鼓”。



1993年底，张香玉自然中心功培训班

钱学森在《稿件审查意见书》上写道：“此篇内容为世界首创，确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人体可以不接触物质而影响物质，改变其分子结构。立即发表，及时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的成就！”

严新越炒越热，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在90年代末，严新气象成为中国首批获国家体育总局批准注册的气功功法。严新现旅居美国或加拿大，行踪不明。

张宝胜：曾参与叶帅的救治

1980年6月，媒体发出一篇篇的报道，张宝胜可以通过铁质、纸质、布质、瓷质等物体识别各种颜色、图案、物件、影像。认字、识图、辨物效果等功能不胫而走，“移物”的本领也越来越大。被称为中国特异功能第一强者。

1981年11月27日，时任国防科委副主任张震寰看了张宝胜的“特异功能”表演，从此走上了支持“特异功能”的道路。



北京地坛公园各种姿势练罗汉功的人们

1983年张宝胜被调入国防科工委507所，并被认为其功能可被用于军事目的。而“两弹一星”功勋钱学森更是曾指导507所对张宝胜的特异功能做过系统的科学实验，此实验后来获得全国科技二等奖。

张宝胜参与过叶剑英元帅的救治活动，在此期间叶帅逝世。张宝胜连续8次出现在春节晚会前排并被镜头拍摄，原因是央视认为不让他来他会搞坏春晚的灯泡。

1995年，张宝胜作伪作假的事实才被揭露，被批准逮捕。现行踪不明。

胡万林：“当代华佗”

这位“神医”凭肉眼便能看出一个人有什么病，而且什么病都能看，什么病都能治。其治病的核心理论是：人生百病皆因水，病了的人就该用芒硝强行“脱水”，而芒硝在医学上用做强泻剂，常人用量不超过10克，而胡万林则是不管计量大把加用。根据他的“运动疗法”，病人吃了“药”之

后，上吐下泻，就能药到病除。

1997年7月，胡万林开办了胡万林医院，治死20余人。1997年11月，在陕西开办了臭名昭著的终南山医院，引来10万人“朝圣”，闹出146条人命。1998年6月，“神医”胡万林在河南商丘市卫生局及相关部门力邀之下，来到商丘创办卫达医院，先后治死30余人。

1999年1月16日，胡万林因涉嫌非法行医罪被商丘警方正式宣布逮捕。一审以非法行医罪判处胡万林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并处罚金15万元。

张宏堡：“中国影子政府总统”

张宏堡，1987年创办“中华养生益智功”，简称“中功”。张宏堡被描述为能出神入化地把马列主义与气功功理融为一体。提出了“国家重组”大战略理论；指出了中国现行政治的五大致命问题和三大关键环节；自命“中国影子政府总统”、“民主中国的开国领袖”。

张宏堡所在的“人体培训学校”，每位学员学下来，总共要两三千元。前来“国际生命科学学院”看病求医的人络绎不绝，每位病人去看病时，先要进行气功调理，一天两次，每次50元，一个疗程十天半月不等，打针吃药的费用另计，收费不菲。

张宏堡还通过大量印制非法出版物、磁带、个人肖像画来赚钱。此外，他还鼓励“中功”弟子为基地捐献家业，规定捐5000元的可与其合照，捐一万元可陪同其吃饭，如果捐更多的话，还可得到他亲自发功治疗。张宏堡成为当时所有“神功大师”们中最富有的一位。

1990年10月，北京警方接到内蒙古一受害妇女的举报，并对张宏堡立案侦察。之后，四川、重庆、贵州等多地公安机关也相继接到被强奸妇女的举报。张宏堡1995年逃往泰国，1998年又辗转美国。2006年7月31日所乘轿车与大型集装箱卡车（俗称十八轮）相撞，车祸身亡。 据《科技日报》